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六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周



王

綱目于五年下分注七國紀年今惟建國初立則附注其名可考者書某君某元年餘書某君

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

是為文侯

趙籍

獻子是魏之子是為烈侯

韓虔

武子啓章之子是為景侯

為諸侯

考魏斯立已二十二年趙籍韓虔立各六年是歲始建國

為侯

自三家滅智伯至是凡五十一年始列為諸侯

初韓借師

司馬光以命三家為諸侯歸咎

於天子之壞禮  
特論固正然其  
時周室凌夷徒  
擁虛號不許三  
晉時勢有所不  
能守禮之說又  
何責焉

于魏以伐趙魏侯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  
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魏以講于已也皆  
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韓趙魏侯與羣臣飲酒樂而  
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君將安之魏侯曰吾與虞  
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趙  
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  
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趙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  
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趙侯屢問連乃稱疾不  
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  
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  
侍以仁義趙侯道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  
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趙侯悅乃謂連曰歌者之  
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番吾即蒲吾故城在今正定府平山縣迨與攸同  
氣悅也

是年九鼎震

考金氏前編曰九鼎震大異也司  
馬氏通鑑始于是年而不書通鑑

以人事為要也今從金氏  
說不另立綱附載于此

己二十四年

燕僖公元年

王崩子驕立

是為安王

盜殺楚君當

簡王之子聲王綱皆書君周亡始

考綱目于七國諸君提稱王今依之其目及分

注仍依通鑑之例從史文稱王

國人立其子疑

是為楚悼王

明年三晉伐之至乘邱

注見前

而

還

安王

庚辰元年

楚悼王疑元年可紀而七國有新君初立者則大書某年以某

綱目安王以後其年或無事

國其君元年  
分注今從之

壬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

號山崩壅河

括地志號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

黃河今河濱有岡阜似是顏山  
之餘 陝縣即今河南陝州治

甲五年日食

胡三省資治通鑑注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後同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

注見前

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

今河南懷慶府濟源

縣有軹縣故城戰國時軹邑

人聶政

衛大夫食采于聶因氏

之勇以黃金百

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

輕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累累方坐府上兵

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

刺其面出其眼令人不識

韓

人暴其尸于市購問莫能識姪嫫

史記作榮

聞而往哭之

曰是軹深井里

今濟源縣故軹城旁有深井堂即聶政所居

聶政也以妾

在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

名遂死政尸旁

乙酉 六年鄭弑其君駘

繻公

鄭伯殺其相駘子陽子陽之黨遂弑鄭伯而立其弟

乙是為  
康公

甲午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魏侯

文侯子名擊是為武侯

浮西河

括地志河在冀州西故名西河

而下中流

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

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侯曰

善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譖之魏侯疑起起懼誅遂奔

楚楚君

楚悼王

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

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兵破



遊說

式為反

之言從

將容反

橫

與衡通胡盲反

者

胡三省注南北曰從從者連南

北為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

于是南平百越

言非

一種猶曰百蠻

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

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後起竟為楚所殺

悼王卒貴戚大臣作亂攻

吳起殺之太子滅即位是為肅王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事在王二十一年

乙未十六年

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

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

侯考史記田和相齊凡二十七年是歲始建國為齊侯元年

初田和遷其君貸

齊康公

于海上食一城既而求為諸

侯魏文侯為之請于王及諸侯

事在王十三年

王許之

和立是為

太後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事在王二十三年齊自太公望至康

公凡二十八傳而為田氏所并

魏襲趙邯鄲不克

趙公子朝

史記作亂

朝武侯子武侯卒國人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朝以不立故

亂不勝奔魏于是趙始都邯鄲朝與魏襲之敗還

丙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秦惠公卒子出子立

亦曰出公史記秦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

為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

立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

索隱名師隰

于河西而立之

是為獻公胡三省注靈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

西者黃河之西也

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時秦數亂益衰

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丁酉十八年

秦獻公師隰齊恒公午元年

己亥二十年日食晝晦

辛丑二十二年

楚肅王滅元年

癸卯二十四年

齊威王因齊元年

乙巳二十六年

韓哀侯元年

王崩子喜立

是為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

索隱家人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晉自幽公以後止有絳曲沃地至是魏韓趙共分之

晉遂亡

晉自叔虞受封至靖公凡三十八傳而為三家所并

烈王

丙午元年日食

韓滅鄭徙都之

鄭自桓公友受封至君乙凡二十三傳而滅

韓初都陽翟

注見前

既滅鄭遂徙都焉

子二年趙成侯種元年

巳酉四年燕桓公元年

戊申五年韓嚴遂史記作韓嚴弑其君哀侯

韓侯以韓廐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廐於朝

并中韓侯國人立哀侯之子是為懿侯考吳師道戰國策補注聶政刺韓相嚴遂弑哀侯戰國

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溫公通鑑從史記而不信國策故並載之今從通鑑

辛亥六年魏惠王韓懿侯元年齊侯即齊威王來朝

時王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齊侯

初齊侯即位國人不治于是召即墨

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有即墨

故城

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即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

齊邑

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

即柯邑注見前

大夫語之

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

貧餒趙攻鄆

即春秋鄆邑注見前

子不救衛取薛陵

今陽穀縣東北有薛

陵城戰國齊邑

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

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

毀譽已不可惑  
於左右即使人  
往視若所使者  
更為欺又當如  
何舜之明目達  
聰未必若是然  
稽實績而立明  
賞罰自非庸君  
所能及

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士七年

楚宣王良夫元年

日食

王崩弟扁立

是為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魏武侯卒未立太子子瑩與公中

讀曰仲

緩爭立國內

亂公孫頤

公孫以爵系為氏頤名也

自趙入韓謂韓侯

懿侯

曰魏

亂可取也韓侯乃與趙侯

成侯

合兵伐魏圍安邑趙

侯曰殺瑩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侯

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

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去

榮遂殺公

中緩而自立後

借號謚惠王

顯王

癸丑  
元年

丁巳  
五年賜秦黼黻

刺繡為斧形曰黼  
兩已相背曰黻

之服

先是秦敗魏韓之師于洛陽至是秦又敗三晉之師

于石門

山名一名白徑嶺在今山西解州東南左右  
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道通陝州亦曰白



徑斬首六萬王于是賀秦賜以黼黻之服

庚申八年秦孝公渠梁燕文公元年

彗星見西方

張守節曰彗妖星光芒徧指如彗

衛公孫鞅

衛之庶孽

入秦

秦獻公卒子渠梁立

是為孝公

是時河山以東

黃河華山之東

彊

國六

齊楚魏趙韓燕

淮泗之間小國十餘

宋魯鄒滕薛鄭諸國

楚魏與

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秦伯

孝公

于是發憤修政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聞之

乃西入秦鞅好刑名之學既至秦因嬖臣景監

景氏楚公

族監甲暫以求見說秦伯以富國彊兵之術秦伯大

悅與議國事

史記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如有

不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君即不用鞅必殺之無使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卒不去既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

士  
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忍驚之為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蓋所謂欲燕彌章者矣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于秦伯曰夫民不可與  
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  
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

甘氏商甘

盤之後

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

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  
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秦伯曰  
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

五家

為保十家為連而相收司連坐

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不糾發則十家連坐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

率約

數也猶言差也

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

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復除也謂除免其身役

事末利

謂工商

及

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謂收其妻子沒為官奴婢

宗室非有軍功

論不得為屬籍

無戰功可論不入宗屬之籍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

以差次名田

占田也

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鄉邑大治秦

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盡遷之于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癸亥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丙寅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王幼學集覽郊縣屬沛郡一作汶今江南鳳陽府靈璧

縣有汶縣故城亦曰濠城

魏君

魏惠王

謂齊君

齊威王

曰齊亦有寶乎齊君曰無有

魏君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齊君曰寡人之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用於衛鞅之流亦使之得志于異邦以致喪師削地乃沾沾以珠

自書其見都於齊成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孟可信哉

寶與君異吾臣有檀子

齊公族食采于檀城因以為氏

者使守南城

城在齊南境故曰南城

則楚人不敢南寇有盼子

即田盼

者使守

高唐

注見前

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有黔夫

齊有黔敖黔亦氏也

者使守徐州

注見前

則燕趙之人徙而從者七千餘家

有種首

集覽種首名也史失其姓

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

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君有慚色

丁卯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

楚使景舍救趙

戰國策景舍謂楚王曰王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必與魏戰魏怒于趙

而又見楚救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  
敬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王從之

趙復請救

于齊

戊辰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及齊戰敗績

初孫臏

孫武之後古則刑曰臏  
孫子以刑足故呼為臏

與龐涓

畢公之後封  
于龐因氏焉

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

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

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

齊之將

客之進之齊君齊君

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齊欲救趙使忌為將而臏居



輜車

安車也

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臚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拳

言欲解雜亂紛糾之物當以手徐解之不持拳以擊之也

救關

者不搏擗

言救關者當善撓解之母以手持擗刺人使其怒益熾

批亢

批擊亢喉也言

擊其要處擣虛

擣衝虛空也言攻其不備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批亢擣虛

則形相格而勢自止不能不解也

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

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敝于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

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

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北

魏師大敗

明年

諸侯圖魏襄陵又明年魏  
歸趙邯鄲與趙盟漳水上

韓寇東周

取陵觀廩邱

胡三省注戰國時周僅有七邑漢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緄氏是也王

幼學集覽陵觀地名在兗州府境一統志廩邱周邑名廩邱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

庚午十八年韓以申不害

申氏申侯之後為相

不害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以其術干韓侯

懿侯之子昭侯

韓侯用以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

之身國治兵彊

戰國策昭侯有敝袴令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

微祿以待有功  
則視有功者太  
輕矣昭侯與申  
不害同其心術  
故忍偽季張至  
於此向於日知  
蒼說中已詳論  
之

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今  
誇豈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有渭城故城秦所都咸陽也三秦記地在

九峻之南渭水之北  
山水皆陽故曰咸陽  
始廢井田

初秦獻公徙治櫟陽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至是衛鞅築冀

闕冀記也記列教令于此門闕也宮庭于咸陽遂遷都焉令民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止也者為禁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鞅始禁之并諸

小鄉聚集為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更賦稅之法井田既廢什一之制不復用乃始計畝而定賦

壬二十年趙肅侯  
申語元年

乙二十三年衛成侯  
亥邀

貶號曰侯

尹起莘發明衛故侯爵而云貶號曰侯何哉蓋

春秋列國率皆僭號稱公如鄭伯邾子許男之類今馬衛之自貶特迫于勢之微弱求為取容之地耳

初子思居衛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衛

侯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

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

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

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

人主用人端在尚清廉黜貪墨然當戰國時則使詐使貪自所不免況二卵之微乎若士人謹小慎微廉隅必飭之志固不可援苟愛以為解也

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侯再拜曰謹受

教

子思復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侯曰何故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

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乎

戊寅二十六年致伯胡三省注伯如字于秦秦使公子少

官率諸侯來朝

先是秦會諸侯于京師

在五十五年

至是王致伯于秦諸

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

括地志逢澤亦

名逢池在浚儀縣東南 浚儀  
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朝王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

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用孫臏計

臏曰韓魏之兵未弊

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齊君曰善 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

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以救韓

田忌

為將孫臏為師 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

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

謂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

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境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

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

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監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已辛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敗之魏獻

河西地

注見前

于秦徙都大梁

今河南開封府戰國魏所都號為大梁

秦封

鞅為商君

秦使衛鞅伐魏

衛鞅言于秦君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魏

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



之業也秦君從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

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

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

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

師魏君恐獻西河地于秦以和遂去安邑徙大梁嘆曰

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商今陝西商州故

南陽府浙川縣古於村是十五邑號曰商君

壬午三十年楚威王商元年

癸未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秦孝公卒子駟立

是為惠文君  
後僭稱王

公子虔之徒告衛鞅

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

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鞅嘗

謂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良曰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  
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  
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為主其從  
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

矣君又殺祝驪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  
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書曰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  
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  
怨亡可翹足而待鞅非從居五月而難作

甲申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  
駟元年

乙酉 三十三年 孟軻 孟氏出魯  
軻駟人 至魏

是歲魏君卑辭厚幣以招賢者于是孟子至梁 具見  
孟子

書 魏君以孟子所言迂遠而濶于事情卒不能用

丁亥 三十五年 齊魏相王 胡三省注相並立為王也 自  
此以後目及分注皆依通鑑于

七國僭號之  
君並稱王

初齊

威王

敗魏桂陵

事具王十六年

彊于諸侯遂自稱為王

以令天下至是魏君新立

魏君瑩卒子嗣立是為襄王

會齊侯于

徐州

注見前

以相王

魏王既僭號追尊其父為惠王

後九年秦亦稱王

惠文王

又二年韓燕皆稱王獨趙

武靈王

不肯曰無其實

焉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後武靈王被弑趙亦稱王

楚滅越

越無彊

句踐七世孫

伐齊齊使人說之伐楚楚人大敗之

齊威嘗霸於周而何以首先僭號蓋其初諸侯未附僭朝王以取譽望既而戰勝兵強天下畏之遂僭號以自尊大於是列國效之而諸侯皆為王矣齊威真罪之冠哉

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

即今錢塘江江有三源一出今衢州仙霞

嶺為穀水一出金華府之盆山為東陽溪一出江南徽州府浙源山為漸江水三水合流為浙江亦曰曲

江至錢塘縣入海故名錢塘江

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

為君濱于海上

漢之既越閩越皆其後也既越即東甌今浙江温州府閩越今福建

服于楚

越自無余至允常史無世系允常之後八傳而滅

戊子三十六年燕

文侯

趙肅侯

韓宣惠

魏襄王

齊

是年威王卒子

辟疆立是為宣王

楚威王

合從以擯秦以蘇秦

蘇氏周蘇子之後秦洛陽人

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秦張儀機械詐之徒恃其古博取一時貴乃六國之用為卿相委國而聽命約未幾馴至割地不已馴覆亡唐杜牧言滅六國者國非秦也信

初蘇秦西至秦說秦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之燕說

燕與趙從親

蘇秦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敵其南也且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

燕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燕必無患

矣燕君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請一韓魏齊楚燕

趙以擯秦

蘇秦謂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

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于秦秦無韓魏之規禍必中于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諸侯之地五倍于秦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而衡

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願大王熟計之也

且請令諸侯之將相會盟洹水

源出河南彰德府林縣隆慮山逕安陽至

內黃入于衛

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

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則秦甲必不敢

出函谷

關名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

以害山東矣

趙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于諸侯會秦使公孫衍

魏人

仕于秦

伐魏敗魏師禽其將龍賈

龍氏出御龍氏

取雕陰

今陝西郿

州雕陰故城是

且欲東兵蘇秦恐敗從約念莫可用于秦者

乃激怒張儀

魏人

入之于秦

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橫術蘇秦

自以為不及也儀方困于楚故召而辱之儀怒遂入秦蘇秦陰遣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悅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君資盡蘇君計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街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于是

蘇秦說韓

蘇秦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

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而大王割地事秦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從其言說魏蘇秦曰大王之地方

各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于羣

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武士武

卒也蒼頭晉灼曰其軍著青帽也廝徒取薪之卒

魏聽之又說齊

蘇秦曰齊四塞之國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之塗車  
擊轂人摩肩連袂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  
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秦之攻齊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經亢父之險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是  
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  
過計也陽晉衛地今曹州府鄆城縣有陽晉城亢  
父齊地今兗州府濟寧州有亢父故城漢于此置縣  
後廢及楚蘇秦曰楚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  
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  
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  
矣大王皆許之于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  
何居焉

趙車騎輜重擬于王者

己三十七年

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辟疆元年

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

秦去趙適燕從約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與共伐趙敗從約趙侯讓蘇秦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剔成宋昭公

事見前

之元孫也立四十一年其弟偃攻

襲之剔成敗奔齊偃遂自立為君

偃既立後僭號稱王在慎靚王三年

癸巳四十一年

楚懷王魏元年

秦張儀伐魏取蒲陽

即蒲坂注見前

既而

歸之魏盡入上郡

今陝西延安府榆林府及綏德州戰國初魏上郡地以謝秦以

儀為相

先是魏以陰晉

即華陰今縣屬陝西同州府

為和于秦

在王三十七年既

而秦伐魏

在王三十九年

魏獻少梁

今同州府韓城縣魏少梁邑

地未幾

秦又伐魏

在王四十年

取汾陰

故城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

皮氏

故城在今

山西絳州拔焦

即春秋焦瑕戰國初屬魏

至是張儀為秦客卿將

兵伐魏取蒲陽請秦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

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于秦魏因盡

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秦儀遂為秦相

明年秦歸魏焦張儀復伐魏

陝取

丙申四十四年

趙武靈王薨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酉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

燕文公卒子易王立  
在王三十六年  
燕君知

之蘇秦恐說燕君曰臣在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

燕重燕君許之乃偽得罪于燕而奔齊齊以為客卿

秦說齊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

後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  
刺殺之事在慎靚王四年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是年韓燕皆稱王

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于是

伐魏取曲沃

今河南陝州有曲沃鎮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

平周

邑名在今山西

汾州府介休縣

陰厚儀益甚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是為慎靚王

齊號薛公

即薛國注見前

田文為孟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人其

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嬰以散財養士嬰使  
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嬰遂以為嗣及嬰卒  
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  
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司馬氏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  
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  
雄耳烏足尚哉

慎靚王

辛丑年  
燕王噲  
元年  
衛更貶號曰君

衛嗣君所為仕  
小聰明而不知  
大體者烏足與  
語不逆不德而  
先覺者哉

衛介秦魏之間日益削弱至嗣君時獨有濮陽

注見前

之地因更貶號曰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禡而

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

人過闕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闕市問有客過與女金

女回遣之

謂還其金也

闕市大恐又愛泄姬

姬姓泄音薛

重如

耳

如姓耳名魏大夫後仕衛

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

薄姓疑名也

以敵富也

如耳尊魏妃以偶

匹也

泄姬曰以

是相參

謂相也

衛有齊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城

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  
必雖有十五氏無益法立誅必雖失十五氏無害也  
壬寅二年孟軻適齊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一  
年後十六年薨司馬氏通鑑朱子綱  
目皆從之故于是年書魏君瑩卒孟子去魏適齊考史  
記年表及魏世家皆云魏惠王三十六年薨子襄王立  
邵子經世書從史記而不取竹書王氏幼學  
亦以紀年之書多偽謬不可信今從經世書

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保民而王

說具孟子書

癸卯三年

魏哀王元年

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

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明年秦大敗韓師于修魚

即春秋蕭  
魚注見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甲辰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

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

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

時蘇秦已為齊所殺

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

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戰國魏卷邑

行

張守節曰在鄭州

酸棗

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

刳衛取陽晉

注見

前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

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儀

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秦伐蜀

今四川成都府古蜀國黃帝所封歷夏商周世為侯伯周衰蜀懿叢始稱王

取之

巴

注見前

蜀相攻

初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苴侯與巴為好而巴與蜀為讐蜀王伐

苴侯苴侯奔

俱告急于秦司馬錯

周程伯休父為司馬以官為氏其後

巴故相攻

裔散處

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時韓方侵秦

下兵三川

列國

伊洛及河為三川秦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今河南之河南府是也

攻新城

今河南府洛陽縣有

新城 故城宜陽

今縣屬河南府

以臨二周

東西

之郊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  
西僻之國戎翟之長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  
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  
也不如伐蜀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蜀王敗  
死後秦

并滅  
巴苴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君噲

易王  
子

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代使齊而歸  
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燕王曰何故對曰  
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子之又使鹿毛壽一

作厝

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

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  
并收吏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  
效呈也以印呈與子  
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

是為報王

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

市姓被名

與太子

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人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

王使章子

即匡章見孟子

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

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齊王問孟子及沈同陳賈語詳孟子書不具載是歲齊宣

王卒子地立

是為湣王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獨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

萬氏

萬伯萬  
之後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戊申二年

齊湣王  
地元年

楚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

懷王

曰

大王誠能閉關絕約于齊臣請獻商於

注見前

之地六

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

羣臣

皆賀陳軫獨平楚王怒軫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西生患于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無復言乃

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

儀詳

讀曰佯

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

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

閉關絕約信使不通故借宋符

以達

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

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

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

陳軫請楚王賂秦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已地于

秦而取償于齊也王又不聽

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擊之明

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

胡三省注此丹陽謂丹水之陽也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

山東至折入鈞水地在武關之外秦楚交戰當在此上洛今商州冢嶺山在州西北丹水出其南下流

至南陽淅川縣入均水均即鈞也

虜屈匄遂取漢中

胡三省注自沔陽至上庸皆楚

漢中地沔陽今陝西漢中府沔縣上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

楚復襲秦又大敗

于藍田

今縣屬陝西西安府

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已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是為昭王

燕王即位于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

新裁功業爛然  
郭龍市駿之外  
無他表見殆如  
司馬遷之流長



人而短於  
者歟

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

郭氏出  
于郭公

曰齊因孤之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

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

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

官名韋昭曰  
即中涓也

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

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

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

豈遠千里哉于是燕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于是

士爭趨燕

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樂毅樂羊之後劇姓辛

名

庚四年

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

秦使張儀說楚

懷王

韓齊

潁王地

趙

武靈王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

惠王卒子蕩立是為武王

諸侯復合從

秦王使告楚王請以武關

秦之南關即春秋少習也在今陝西商州東

之

外易黔中地

今湖南之常德辰州永順貴州之黎平思南諸府皆楚黔中地

楚王曰

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

于子奈何行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

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

靳姓尚名

尚得事幸姬鄭袖

戰國策作

褒古字也

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儀將殺之靳

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

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日夜泣

于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

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儀因說楚王事秦

儀曰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

秦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里不  
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

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岷江即大江行關在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西巫郡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有巫縣故城即楚巫郡

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

時屈原方便齊歸諫楚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屈原名平屈氏族也儀遂之

韓說韓王事秦而攻楚

儀謂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

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復使東說齊

儀謂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于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

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

趙兵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有也河間趙地今直

隸河間府是博關在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西北徐

廣曰博平亦謂

之博關是也西說趙儀謂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

者十五年心含忿怒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

顧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謹使臣先聞左右

今楚與秦為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

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欲

求無危得乎臣竊為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弟之

國也澠池戰國韓邑後入秦漢置縣今縣屬河南

府餘注皆許之又北說燕儀謂燕王曰趙已效河間

俱見前

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所所有矣雲中

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元和志趙雲中城秦漢雲中郡

也九原故城在今吳喇忒旗北水經注九原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是也易水有三皆出今易州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興西為沙河者曰北易逕安肅歷安州新安為電河者曰南易

王請獻常山

即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漢以文帝諱改名

之尾五城以

和儀歸報未至而秦王薨太子立太子素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辛亥

五年

秦武王蕩元年

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詭說秦王

武王

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

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

人公孫衍號犀首

魏官名衍嘗為此官故稱焉

及蘇代蘇厲

皆蘇秦弟

陳軫

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後去秦之楚

樓緩

樓氏杞東樓公之後

之徒紛紜遍

于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子六年秦初置丞相

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

以樗里疾

秦惠王之弟所居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又號曰智囊

甘茂

下蔡人為左右丞相

癸丑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秦王

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秦王迎茂息壤

史記正義  
秦邑名

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

謂函  
谷及

三  
之險

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  
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  
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  
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  
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魏王而臣受公孫侈

韓之相

之怨也故臣願王勿伐秦

王曰寡人勿聽也乃與盟于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  
不拔樗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  
在彼秦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宜陽

甲寅八年秦君蕩卒弟稷立

是為昭襄王

母芊氏

楚女號芊八子是為宣太

后

治國事以舅魏冉

即穰侯宣太后異父弟

為將軍

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

史記

作而薨

胡三省注史記甘茂傳秦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

無子諸弟

爭立異母弟稷為質于燕魏冉與國人迎而立之冉

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及稷立年少太后治事以

冉為將軍衛咸陽後二年庶長壯庶長名壯及大臣諸公

子作亂冉誅之及惠文后

昭襄王嫡母

皆不得良死又逐

悼武后

武王之后

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

秦國

乙卯九年

秦昭襄王稷元年

丙辰 十年彗星見

戊午 十二年彗星復見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于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既而秦楚盟于黃棘

即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

陽府新野縣東北

秦復與楚上庸

事在王十一年

齊韓魏以楚負約

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為質于秦秦人救之三

國引去楚太子在秦私與秦大夫鬪殺之亡歸

在王十三

年

于是秦會韓魏齊兵伐楚楚殺其將唐昧

在王十四年唐以

國為氏  
昧名

明年秦芊戎

即華陽君宣太后父弟華陽秦縣

復伐楚殺其

將景缺取襄城

注見前

楚王恐使太子為質于齊以請

平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主父

何立是為  
惠文王

趙君已立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

吳以國為氏廣名

之女

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

傳國焉使肥義

肥以鄉為氏義名

為相傳何自號主父先是

主父與肥義謀變服騎射以令百姓

北略中山西至榆中即

古榆谿塞在今陝西榆林府西北邊外

至是使子治國事而已西北略

地將從雲中九原

注俱見前

南襲咸陽于是詐為使者入

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秦伐楚誘楚君槐子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

是為

項裏王

後人以楚懷王  
為弱王蓋聽既  
不聽心又多欲  
不特弱而且愚  
雖有十屈平吳  
益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  
為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  
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之邊  
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  
見欺欲不往恐秦怒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  
詐為王伏兵武關刦之與西至咸陽要以割地楚王

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為質于齊楚大臣相與

謀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楚

左徒

楚官名

志潔行芳明于治體楚王

懷王

甚任之後

以讒見疎

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譏之

而睠顧不忘作離騷

班固曰離

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朱子楚辭注班顏之說是也

之辭以自怨冀君之一

悟而終不悟也其後子蘭

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

又譖之于王

王怒遷之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羅

江名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

北西流

以死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其弟悝

即涇陽君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

為質于

齊請文入秦以為丞相

癸亥

十七年

楚頃襄王橫趙惠文王何元年

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

因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其狐白

裘而文先已獻于秦王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

獻姬言于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難



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鷄鳴者野鷄

皆應之文乃脫歸

初孟嘗君將入秦以蘇代諫而止後齊湣王卒遣之行既而湣王不

自得及孟嘗君  
歸遂以為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

今山西平陽府

戰國河東地先以和  
屬魏後入于秦

田文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秦王使公子池以河

東三城講于三國初田文欲借兵食于西周

史記王赧時東

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索隱西周河南東周鞏也

蘇代為西周謂文曰君攻

楚九年取宛

即今南陽縣屬河南南陽府

葉

今縣屬南陽府春秋沈諸梁邑

以北

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也文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王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

勝封于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于平原也東武城即今山東東

昌府武城縣平原今縣屬山東濟南府

龍者兩耳又有  
所以主聽者凡  
物莫不皆然三  
耳之名似奇而  
實非子高之言  
甚正世以瑕添  
文其淺陋者皆  
拾公孫龍之唾  
涕者也

勝喜賓客至者蓋數千人公孫龍趙人善為堅白同

異之辨

龍嘗著守白論堅白即守白堅執其說而守之也同異合異以為同也

勝厚遇

之孔子之元孫穿

字子高

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

臧即

臧獲之臧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猶  
莊子云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為三矣

龍甚辨

析穿弗應明日平原君問穿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

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勝無以

應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于辭

公辭勝于理辭勝于理終必受誅

乙丑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楚王槐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遂發病薨  
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丙寅二十年

魏昭王邀韓  
釐王咎元年

趙滅中山

先是趙主父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事在王十四年

至是以燕

齊之師滅之歸大赦酺

布也布惠  
大飲酒也

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于沙邱

即沙邱臺紂  
所築注見前

主父封長子章于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兑謂肥義曰  
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  
子何不稱疾不朝毋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  
以王屬義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  
世義再拜受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  
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兑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  
即高信  
信音申 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

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名王者

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時吳娃

即孟姚

死王愛弛嘗

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儻然也

謂疲病

北面

誣于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主父

及王遊沙邱異宮

異宮而處

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

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

敗走主父所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

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  
穀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戊辰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

秦爵十四曰左更

白起

白氏出秦大夫

白乙丙起郿人考楚有白公其後以邑為氏此又別為一氏

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于秦王

時冉代樓緩為丞相使

將兵敗二國之師于伊闕

注見前

斬首二十四萬拔五

城以起為國尉

秦官名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先是楚人既立太子為王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

有君矣秦王怒伐楚取十六城

在王十七年

至是秦王遺

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

樂戰

言得一戰以快其意

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氏光曰甚矣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刳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讐嗚乎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讐人役信哉

未  
早  
二十五年東周君

注見前

如秦



是年魏入河東地

胡三省注安邑蒲阪瀕河之地

四百里韓入武遂

地

史記正義本韓邑近平陽秦取之復以與韓後韓仍獻于秦

二百里于秦

癸酉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

去之

秦王欲約齊伐趙乃自稱西帝而遣使立齊為東帝

蘇代自燕至齊齊王問曰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

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

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二十九年齊滅宋

宋自微子受封至王  
偃凡三十二傳而滅

宋有雀生麟

劉向說苑  
作鸛鷄屬

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

天下王偃喜起兵滅滕

滕自叔繡受封  
三十一傳而滅

敗齊楚魏取

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咎地斬

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

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

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

城不守王偃走死溫

即周溫邑  
注見前

丁丑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

臨淄

今縣屬山東青州府

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弑之毅下齊七

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

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昌國故城毅所封

齊王滅宋而驕

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孤咥陳舉諫皆殺之

燕王乃

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

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于是使毅約趙嚮

以利誘也

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

起兵以毅為上將軍

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

并將秦魏韓

趙之師以伐齊戰于濟西

濟水西

齊師大敗

毅還秦韓之師分魏

師以略宋地部

遂長驅深入

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

趙師以收河間

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

損于齊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政令虐戾

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因而乘之其民必叛若不遂

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

乃進軍齊

齊王出走

先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

國果大亂

鄒魯又有驕色鄒

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

魯不納遂走莒

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徇齊

城未下者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

分齊地遂執齊王而弑之

齒數齊王曰千乘博昌之間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

知之嬴博之間地圻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

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

梁宿昔而死

千乘齊邑漢為郡并置縣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博昌亦齊邑漢為縣故城在今青州府

博興縣嬴博齊二邑名漢皆置縣故城俱在今泰安州

樂毅聞畫邑

畫一作澶音復故城

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

人王蠋

一作歎

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

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

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

存而又欲刳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  
絕脰而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  
舊政祀桓公管仲于鄆封王蠋之墓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  
餘城皆為郡縣

秦魏韓會于京師

秦王與魏王會宜陽又與韓王會新城注見前遂胥會

于西周會而不朝王

戊寅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是為襄王

保莒城

齊東境邑左傳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非莒國之莒

淖齒之亂齊湣王太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

音皎

莒人太史氏也

家傭

雇作也

數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

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

里門也

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焉

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袒

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

與求渚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  
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  
矣

胡氏三省曰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法章已立  
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  
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安可坐而不問  
乎後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趙使藺相如

韓厥之後仕趙食  
采于藺因氏焉

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

卞和  
之玉

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

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

相如初為謁者  
繆賢舍人趙王



求可使秦者賢薦之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給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乃廷見相如禮而遣之相如歸趙以為上大夫

庚辰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

武公

喻止之

楚約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

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

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

弑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

而兵利身人猶攻之

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

其皮之所在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

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誣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

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于

是楚計不行

已辛三十五年秦伐趙及楚

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

在冷山西澤州府高平縣

司馬錯伐楚

拔黔中

注見前

楚獻漢北

胡三省注漢水以北宛葉隨鄧之地

及上庸

注見

前地明年白起復伐楚取鄢鄧

注俱見前

西陵

今湖北宜昌府楚西

陵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進士

臣

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

臣

吳舒帷

謄錄監生

臣

何

清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十四百六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

周



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

注見前寰宇記澠池西有澠坂秦趙相會處

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于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

頗

廉氏頗帝曾孫大廉之後

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

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  
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  
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  
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  
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廉  
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  
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疾出而望見



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予視廉將軍  
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  
叱之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  
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  
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  
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

崔浩曰言要齊  
死生斷首無悔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

諸田  
疏屬

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

君入臨淄封單為安平

注見  
前

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並軍圍之即

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

初燕攻安平田單使其宗

人皆以鐵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俱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

附之故謂之鐵籠

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克乃令解

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

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譏之于燕王曰樂毅

伐齊呼吸之間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

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

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

燕王讓言者曰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招

延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

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

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

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

是為惠王

太子素與毅有

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于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

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

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燕王

惠王

以為然乃

使騎劫

胡三省注騎劫以能而將騎乃官稱非姓也

代將而名樂毅毅知

王不善代之

知王遣代其意不善

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

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

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

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

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

約束必稱神師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

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

城

中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鋪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

燕一邑被圍  
已三年其不至  
折骸易子者蓋  
亦幾希何得城  
中之牛尚有千  
餘耶大牛之事  
當日諒或有之  
史家過為文飾  
反啟後世之疑  
矣

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  
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  
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  
人隨之牛尾熟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  
枚奮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  
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齊王於莒入臨淄王以田單  
為相封安平君以太史敫之女為后

是為君王后  
太子建

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污吾世終身不

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田單攻狄

三月不克問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黃仗  
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  
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  
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  
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明日單厲氣循  
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魯仲連魯  
以國為氏仲連齊人狄齊邑漢為縣後漢改臨濟故  
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夜邑即漢掖縣今為萊州府  
治淄澠二水名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原山東北至  
壽光入海澠水出臨淄縣即申池水之分流北入時  
水

趙封樂毅為望諸君

胡三省注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

也

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

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樂毅于觀津

故城在今直隸冀州

武邑縣東南

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于燕齊燕王恐趙

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懼

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

幸為利

謂與趙謀燕

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

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

子矣燕乃復以毅子問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

竟卒於趙

田文卒齊魏滅薛

綱目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今從之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

田文蘇之支族  
乃與諸侯共伐



破齊悖理實具  
然春秋戰國之  
世似此者不一  
而足矣

相與諸侯共伐破齊齊王

襄王

復國而孟嘗君中立

為諸侯無所屬齊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

齊魏共滅之

癸未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

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楚郢都

有故郢城楚徙都陳

今河南陳州府注見前

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

楚先王墓史記索隱夷陵陵名後遂為縣今湖北宜昌府

東湖縣

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遂置

南郡

今荊州府秦為南郡

封起為武安君

胡三省注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

安之類非真食其縣之入也

明年秦復取楚巫黔中

注俱見前

又明年

楚王收東地兵

淮泗之地

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

十五邑為郡以拒秦

乙三十九年

魏安釐王元年

魏封公子無忌

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

為

信陵君

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甯陵故城無忌食邑

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以禮交之士以此爭

往歸焉

戊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

即春

秋晉南陽以和  
戰國屬魏

先是秦伐魏韓救之秦大破韓軍斬首四萬魏納八

城于秦又割溫

即春秋晉溫邑注見前

以和至是魏與趙伐韓

韓告急于秦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

斬魏軍首十三萬沈

趙卒二萬人于河魏將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

和蘇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

謂段干子欲得秦封故請魏割地

欲地者

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

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行

抱薪救火可為  
破的之論秦所

以愚六國與六國所以受愚于秦皆由于此然終未有悟其非者宜孔斌有燕雀處堂之歎也

不可更矣代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局戲以五木為戲有梟盧雉犢塞五者之采梟為最勝便宜也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徐行食行也恭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卒不聽

己四十年

韓桓惠王元年

楚太子完質于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

黃氏黃國之後

歇楚人

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威楚也乃上書曰楚國

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

魏臣恐韓魏之卒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

猶言之再世

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乃欲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一則韓魏必為闕內之侯注地以兵截之也于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東西為經取齊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為秦地故曰一經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約親于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于秦

庚寅 四十四年

燕武成王元年

辛卯四十五年秦圍趙閼與

音馬與城名在今山西沁州西北俗呼烏蘇村

趙奢

趙人擊卻之

趙奢治賦而不吐剛此兼有理財治國之能者非獨優于將略而已也

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于王使

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關與趙王

名羣臣問之廉頗樂乘

樂毅宗人

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奢

曰道遠險阨如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

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諫者死秦師軍武安

今縣屬河南彰德府有故城在縣西南即秦人勒兵處

西

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

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

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

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

而往趙軍士許厯

許以國為氏

請諫奢進之厯曰秦不意

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

曰請受教厯請刑不許厯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

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上奢縱兵擊之秦

師大敗解關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

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

史記正義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縣西北

以許厯為國尉

明年秦復攻趙關與不拔

秦以范雎

范晉范氏之別雎魏人字叔

為客卿



初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

賈

須須句之後以國為氏

賈使于齊雎從齊王聞雎辯口私賜

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

魏諸公子

齊怒笞擊雎折脇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

安平

鄭以國為氏

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奏謁者

秦官名

王稽

王氏所出不一鄭樵統謂其王者之裔以爵為氏

使魏載與俱歸薦之

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

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

侯

魏冉封穰侯穰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

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

跽而請者三曰先生幸教寡人唯曰臣羈旅之臣也

交疏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唯見左

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

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

是年穰侯伐齊取剛壽剛壽

二邑名剛今兗州府寧陽縣之故剛城是壽今兗州府之壽張縣是今不如遠交而近

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韓魏中國

之處

去聲謂中國所在

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

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可虜矣王曰

善乃以睢為客卿與謀兵事

後二年秦始皇用范雎之謀伐魏取懷又二年拔

魏邢邱又二年伐韓拔九城取南陽攻絕大行道

懷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懷慶府武陟縣有懷縣故

城邢邱注見前春秋晉邑戰國屬魏考邢邱即平臯

班志應劭注甚明杜預左傳注從之王幼學不之考

引魏世家以為即邲邱又引徐

廣注以為即廩邱其說殊混

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逐魏冉

穰侯

羊戎

華陽君

公子

市高陵公子悝涇陽君二君皆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古應城今在河南汝州寶豐縣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

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

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

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遂詐殺戎王起兵滅義渠

穰侯出使不

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

謂刑人無所避忌

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今四貴用事而王獨立于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  
者非王子孫也秦王以為然于是廢太后明年以逐  
穰侯及華陽涇陽高陵三君于關外各令就封穰侯  
卒于陶涇陽君  
未之國而卒陶魏冉封邑史記冉封穰復益封陶  
孟康曰陶即定陶徐廣曰陶一作陰考定陶在今山  
東曹州府穰故城在今南陽府鄧州地隔韓魏相去  
殊遠陰故楚邑今襄陽府光化縣陰故城是也與南  
陽鄰近徐說以睢為丞相封應侯  
似為得也

丙申五十年

趙孝成王  
丹元年

秦伐趙齊救卻之

秦攻趙趙王新立

趙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

太后用事求救

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惠文王少子史記正義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

為

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

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

左師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觸

龍名也戰國策作觸讐

請見太后盛氣而胥

待也

之入左師徐

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之體有

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

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

息舒祺

兒子曰息舒祺名也

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

黑衣

皂衣也衛士之服

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

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

異甚對曰老臣竊以媼

婦老者之稱

之愛燕后賢于長安

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甚左師曰父母愛其

子必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

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

使反

勿使失意于燕而反趙也

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

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

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

讀曰俸

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

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

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



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丁酉五十一年

齊王建元年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

是為考烈

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

楚王

頃襄王

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

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  
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  
侯以告秦王王令太子傳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

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闕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淮北歇後請于楚王徙封于吳城吳故墟

北歇後請于楚王徙封于吳城吳故墟

歇所都今蘇州府治是

己五十三

楚考烈王元年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

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是

趙勝受上黨之降史記識其利令智昏然使受降而不用趙括不易廉頗秦雖見伐勝負猶未可知也既棄趙豹之言又受應侯之愚有不喪師辱國之理乎

上黨

今山西潞安府秦上黨郡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名

降趙

秦拔韓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

畢公之後食采于馮因以為氏

與其民謀曰鄭道

韓治鄭都故云

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

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

乃告于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

趙不樂為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

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何謂無故對曰秦蠶

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

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  
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小弱小顧能得之  
于彊大乎豈得謂非無故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  
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  
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薨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  
軍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

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  
西元和志秦白起敗趙括於此  
以按音遏據援也之

謂屯兵長平以援上黨

藺遂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堅壁不出又

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

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

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

膠柱鼓瑟

絃有緩急調之在柱若膠其柱則不能運轉而絃不調矣

括徒能讀其

父傳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

括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

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

括將行其母

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  
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  
安君為上將而龔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  
悉更約束易置軍更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  
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  
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  
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秦王自如河內  
發民年十五以

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  
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絕食四十六日人

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

注見前

皮牢

即皮氏注見前

定太原

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

去聲言秦王破趙則將王天下也

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

之下乎且趙亡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秦  
之所得幾何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  
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  
割韓垣雍即春秋衡雍注見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  
應侯有隙

魏以孔斌

穿之子字子順  
孔子七世孫

為相尋以病免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改變寵之官以事賢  
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斌陳



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  
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  
遂寢于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

其盡為秦乎

秦之始伐趙也魏人皆以于魏為便斌  
曰何謂也曰秦勝吾因而服焉不勝則

乘其敝而擊之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  
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  
母相哺啣啣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  
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  
患將及魏可以人  
而同于燕雀乎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初魏須賈聘于秦范雎因辱之

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魏不知也須賈至

秦雎微服往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綵袍贈之雎遂為賈御至相府雎請先入良久賈問門下曰范叔何不出也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君也賈知見賈乃膝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無死者以綵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使大供具請諸侯使坐賈堂下置莖豆而馬食之

使

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

以告魏齊齊奔趙匿平原君家秦王欲為范雎必報

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

吾不出王弟于闔齊窮抵虞鄉

游說之士為趙上卿食邑于虞故號虞鄉

虞卿棄相印與齊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

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

唯言王稽于秦

王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唯散家財物以報嘗所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仇必報

癸卯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

欲使之武安君辭不行

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且諸侯之救日至趙應其

戰國公子率多  
好士然其著名  
者僅如朱英毛  
遂朱亥侯嬴輩  
甚至雞鳴狗盜  
亦稱容蓋其時  
譎詐相尚所謂  
士者不過如此  
豈有賢人而甘  
為食客者哉

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  
王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  
乃以王齕代陵趙王使

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各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

毛以國為氏自

薦

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

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

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平原君與楚

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

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

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

毛遂取血奉銅盤而

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歎血次者吾君次者遂以手招  
十九人曰相與歎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  
成事者也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

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魏晉鄙

晉既滅子孫以國為氏鄙魏將軍

帥師救趙次于鄴

注見前

公子

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

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

又使新垣衍

陳留風俗傳畢公之後居于梁為新垣氏

說趙王欲共尊秦

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

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

之國也

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秦梁皆萬乘之國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有隱士曰侯嬴

侯氏出于鄭侯宣多

年七十家貧為

大梁夷門

梁之東門

監者公子無忌聞其賢欲厚遺之不

可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

生

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

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恭乃謝客就車侯生至引

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公子姊

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于魏

王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鬪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



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

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

符以代古之珪璋取簡易也

在

王卧内如姬

姬姓如

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為姬報其

父讐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

兵符

以虎為之取其威猛

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

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

邾為楚所滅子孫乃

去邑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

她唇齒趙被  
她雖不可不  
以無忌徒以  
口之誼盜竊  
利椎殺國將  
以為國乃為

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  
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  
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公子之行也與  
侯生訣生曰臣老不能從請數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及公子至軍生果自剄

甲辰五十八年

燕孝王元年

秦殺白起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曰  
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  
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即密須行至杜郵今陝西

安府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即白  
起伏劍處郵傳驛之郵亭也

應侯曰起之遷意快

快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  
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  
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應  
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齮解圍走鄭安平以  
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

王德信陵君欲以五城封之信陵君有自功之色客

或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于是信陵

君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

君就西階信陵君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

古文罪字

秦始皇以其近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飲至暮趙王

皇字故改為罪

以信陵君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

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為天下

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辭去

秦太子

秦昭襄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名柱即孝文王

之子異人自

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

湯沐邑名

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

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

注見前

大賈

呂不韋

呂以國為氏

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居積也以異人

方財貨言可居積以射利

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

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于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

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  
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  
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  
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間言于太子  
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傅之  
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有身異人見而請之不  
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即始皇異人遂以為  
夫人邯鄲之圍趙欲殺異人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

秦軍遂歸

趙欲殺異人妻子姬改趙豪家女得匿母子皆不死後趙歸之于秦

異人楚

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名曰

楚

乙丑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西周

君武公

入秦獻地王卒

綱目作王入秦獻地歸而卒考史記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

君奔秦正義曰謂西周武公又史記周君王赧卒索隱曰此周君即西周武公時武公與王赧俱卒故連言之據此則獻地入秦者乃武公而非赧王周君王赧者乃兩人而非一人今以史記按之既云西周君奔秦則獻地當係之武公不得以赧王今從正義說改書至所云周君王赧蓋即指赧王一人而言稱之曰周君而不沒



其王號也若如索隱所云史記何不于周君之上加以  
西字且報王武公既同時而卒何不書王報于周君之  
上而顧以臣先君乎說不足據今仍書王卒  
蓋武公既獻地則王亦從失尊例書卒也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

注俱見前

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

縣斬首九萬王恐

史記作西周恐時王  
寄居西周故史記云

與諸侯約從

將天下銳師出伊闕

注見前

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使

將軍摎來攻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西周君于周是歲王卒

而東周君一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  
午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

王建十年是年燕孝王薨子喜立通鑑于是歲即以秦系年綱目則用分註而不書東周君今依綱目分註例兼採薛應旂甲子彙紀先書秦丞相范雎免東周君于前次列七國于後

鄭安平既降趙秦王令毋得言其事以順適應侯之意至是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益不懌王臨朝

而嘆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應

侯所任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以憂應侯懼不

知所出燕客蔡澤燕以國為氏澤燕人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

言于應侯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

范雎蔡澤同以游說取卿相雖之蔡憤同魏齊所謂性皆必報者澤則志在特梁齒肥苟且富

貴而已完之機  
謀百變時過軌  
窮均小然而大  
瘼者耳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

起大夫種

事俱見前

何足顧歟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

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

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

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

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

侯曰善遂薦澤于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

月免

澤初游學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自今以往四

十三歲澤笑而去曰吾持梁齒肥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及入秦既為相人或惡之澤乃謝病歸相印號綢成君居秦十餘年卒唐舉梁人

楚以荀況

晉荀氏之別況趙人時人相尊號之曰卿漢避宣帝諱曰孫卿

為蘭陵

故城在今

山東兗州府嶧縣東令

況游學于齊三為祭酒

老師儒之稱

適楚春申君以為蘭

陵令況嘗與臨武君

荀子注楚將未知姓名

論兵于趙王

孝成王

前王曰請問兵要況曰要在附民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扞頭目而

覆胸腹也故齊之技擊

技材力也技擊以勇力擊斬敵者

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

選擇武士之士以度取之

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

士

以功賞相長得五甲首則役隸五家故為最強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

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請

問為將況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

營壘

也

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

靜則安重不為輕舉

欲疾以

速

動則疾速不失機宜

窺敵觀變

謂用間謀

欲潛以深

潛隱深入

欲伍以

參

錯雜敵中盡知其事

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

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

欲將求進也  
惡廢懼黜也

無怠勝而忘

敗

既勝而怠  
則怠敗

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

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

不當  
各賞

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

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

欺百姓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

也必在慢之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

曠敬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

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大將於是臨武

君稱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以仁義為本又何以兵  
為哉況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  
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後

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  
著書數萬言流傳于世

秦遷西周公索隱武公  
子文公於羆狐聚在今河南  
汝州東北

周既獻地其民不樂屬秦遂東亡于是秦取周九鼎  
寶器而遷西周公於羆狐

戊東周君三秦昭襄五十四楚考烈十燕王喜二魏安  
中釐二十四趙孝成十三韓桓惠二十齊王建十二年

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注見前

是時天下皆賓于秦魏後至秦使將軍摎伐之取吳

城

即虞城注見前

於是韓王入朝魏舉國聽命

庚東周君五秦昭襄五十六楚考烈十二燕王喜四魏成安釐二十六趙孝成十五韓桓惠二十二齊王建十年

四秦王稷薨子柱立

是為孝文王

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往視喪事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使栗腹

栗氏栗陸氏之後

約驩于趙反而言曰趙壯者



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鄣

今直隸趙州柏

鄉縣北有鄣縣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趙

將渠

索隱人姓名或云將官渠其名也

曰與人

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

將偏軍隨之將渠又泣諫不從趙使廉頗擊之敗其

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

渠處和

謂主和也

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

是年

趙公子  
勝卒

辛東周君六秦孝文元楚考烈十三燕王喜五魏安釐  
亥二十七趙孝成十六韓桓惠二十三齊王建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柱薨子楚立

是為莊襄王

秦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

今縣屬山東東昌府

齊攻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

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嘗問天下之高士于孔斌斌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士東周君七秦莊襄元楚考烈十四燕王喜六魏安釐子二十八趙孝成十七韓桓惠二十四齊王建十六年  
是歲東周亡秦以呂不韋為相國

封不韋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

在今河南汝城西亦名陽人城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遷東周君  
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自武王己卯受命至赧王乙  
巳凡三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  
七年共八百七十四年

秦伐韓取滎陽

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南

成舉

即春秋鄭虎牢注見前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

注見前

郡

今河南府秦三川郡漢更名河南

楚滅魯

先是楚遷魯于莒

注見前

而取其地至是遂滅魯遷魯君

頃公

於卞

注見前

為家人周公不祀

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癸秦莊襄二楚考烈十五燕王喜七魏安釐二十九

日食

丑趙孝成十八韓桓惠二十五齊王建十七年

秦伐

甲秦莊襄三楚考烈十六燕王喜八魏安釐三十

寅趙孝成十九韓桓惠二十六齊王建十八年

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秦使蒙驁蒙氏以蒙山為氏驁齊人仕秦為上卿

伐魏拔高都

今山西澤州府

鳳臺縣高汲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西南

魏王患之使人請信

陵君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

皆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

隱于賣漿家信陵君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信陵君曰平原君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

自昭襄以後  
嘗敗岫唯無  
兩破秦軍其  
黃歇亦合五  
伐秦乃至函  
而敗走則無  
固戰國之鋒  
者

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乃以為羞乎及魏使至信諫曰  
陵君誠門下勿許通賓客莫敢勸兩人獨往見諫曰

公子所以重于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

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

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

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于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

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

於河外

胡三省注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追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

至函谷關而還

五月秦王楚薨子政立

即始皇帝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于文信侯號仲父

乙秦王政元楚考烈十七燕王喜九魏安釐三十  
卯一趙孝成二十韓桓惠二十七齊王建十九年

秦鑿

涇水

注見前

為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于秦鑿涇

水自仲山

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為渠並

步浪反與傍通

北山東注

洛中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

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

鄭渠故道自今涇陽縣西北分

涇水東流歷三原富平蒲城諸縣界入沮洛久堙

注填闕

壅泥也

之水溉舄鹵

鹹地也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

六斛四斗

由是秦益富

饒

丙秦王二楚考烈十八燕王喜十魏安釐三十二  
辰趙孝成二十一韓桓惠二十八齊王建二十年趙王

丹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

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

孝成王薨

太子偃立

是為悼襄王

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奔魏魏

不能用趙師數困于秦趙王

悼襄王

思復得頗使使視頗



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  
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  
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  
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  
卒于楚

丁秦王三楚考烈十九燕王喜十一魏安釐三十  
已三趙悼襄元韓桓惠二十九齊王建二十一年趙以

李牧為將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嘗居代

今宣化府蔚州為代郡秦因之

雁門

今山西代州趙為雁門郡秦因之

備匈奴

夏桀少子淳維逃居北野殷曰獫狁戰國

以後曰匈奴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

莫亦作幕古者出征以幕帳為

府署故名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

謀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

收畜產自保

有敢捕虜者斬

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

以為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

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

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之邊如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卒日得賞賜皆  
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  
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匈奴天子之稱聞之大率衆入  
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于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  
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

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王矣秦王又數使人  
賀信陵君曰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于  
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戊秦王四楚考烈二十燕王喜十二魏安釐三十四趙  
牛悼襄二韓桓惠三十齊王建二十二年是歲魏安釐  
王卒太子增立秋七月秦蝗疫  
是為景湣王

先是秦大饑在丁巳年至是蝗疫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

級後五年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庚秦王六楚考烈二十二燕王喜十四魏景湣二  
申趙悼襄四韓桓惠三十二齊王建二十四年  
楚趙

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為從

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

胡三省注壽陵當在宜陽新城間徐廣以為在常山非也

至函谷關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

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楚壽春邑考烈王徙都于此

朱英

觀津人

謂楚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

攻者踰黽阬

黽亦作冥塞名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淮南子

前楚畏秦而遷于陳此復畏秦而遷于壽春然不及數年卒為秦并蘇軾所謂畏敵遷都未有能存者實至言

天下九塞此其一也今日平靖關

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

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

注俱見前

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闕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衛徙居野王

注見前

秦拔魏朝歌

注見前

及衛濮陽

衛都注見前

衛君率其支屬

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衛元君魏之壻也魏叔懷君而立之

故依于魏

癸秦王九楚考烈二十五燕王喜十七魏景湣  
亥五趙悼襄十七韓王安元齊建二十七年

彗星見

長竟天既而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秋九月秦嫪

郎報反

毒

烏改反集覽嫪毒人姓名也

作亂伏誅夷三族

父族母族妻族也

秦王遷其太后于雍

注見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

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毒詐為宦者進之生

二子封毒為長信侯政事皆決于毒至是有告毒實

非宦者王下更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為亂王使

相國昌平君昌文君

史失其姓名索隱昌平君楚公子也

攻毒毒戰敗

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于雍萑陽宮

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西南秦

惠文王所建

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

人齊客茅焦

周公子封茅其後以國為氏

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

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

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

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陛下

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車裂

假父囊撲

以囊投擲而擊殺之

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



之行不于是令天下間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  
為陛下危之言已解衣伏質

與鎖同

王下殿手接之爵

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  
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  
亦貴其故所親君亦安得長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  
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于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

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矣春申君乃出之謹舍

別為

館舍以居之而進諸王王召辛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奉衛甚謹也

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

欲殺之以滅口朱英知之以告春申君春申君曰李

園弱人也足下置之英遂亡去及楚王薨園伏死士

於棘門

壽春城門名

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

名悍

是為幽王

甲秦王十楚幽一燕王喜十八魏景湑六冬十月秦相  
子趙悼襄八韓王安二齊王建二十八年

國呂不韋以罪免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不韋既之  
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于道秦王恐其為變賜  
不韋書曰君何功于秦封十萬戶何親于秦號稱仲  
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

鵠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

之立死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

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入秦呂不韋賢之

上書召復

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

書曰昔穆公求士取由余

由余以下諸人事俱見前

於我得百里奚

于宛迎穆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為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

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王乃召斯復其官除逐客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  
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  
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

### 天下

丁秦王十三楚幽四燕王喜二十一魏景湣  
卯九趙幽繆二韓王安五齊王建三十一年秦伐趙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敗秦師于宜安

故城在今直隸真定府薈城縣西南

秦桓齮

桓以謚為氏  
齮秦將軍

伐趙殺趙將扈輒

扈氏夏有  
扈氏之後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  
封牧為武安君

戊辰十趙幽繆三韓王安六齊王建三十二年秦王十四楚幽五燕王喜二十二魏景湣韓遣使稱

藩于秦

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

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

言孤直不容于時

五蠹

言蠹政之事有五

說

音難言游說之道不易

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

呈獻也

璽于秦請為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

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

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

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斯與非同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及非說秦王斯

害之遂毀之于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非

藥令亟自殺秦王後悔赦非非已死矣

辛秦王十七楚幽八燕王喜二十五魏景湣十三趙

未幽繆六韓王安九齊王建三十五年是歲韓亡

秦

滅韓虜王安

韓自景侯虔至王安凡十一傳而為秦所滅

先是韓獻南陽

注見前

秦遣使發卒受地尋使內史

周官

名秦因之掌治京師三輔勝

史作騰

滅韓虜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今河南許州及開封府之禹州  
新鄭諸州縣皆秦潁川郡地

壬秦王十八楚幽九燕王喜二十六魏景  
申湣十四趙幽繆七齊王建三十六年

趙殺其大將

# 軍李牧

秦王翦

潁陽東鄉人

伐趙下井陘

今縣屬直隸真定府縣西有井陘故關淮南子

九塞之一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

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捕殺之

秦秦王十九楚幽十燕王喜二十七魏景湣十五趙幽  
繆八齊王建三十七年是歲趙亡楚幽王薨庶兄負  
芻殺其弟郝而自立秦滅趙趙自烈侯籍至幽繆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秦滅趙遷凡十傳而為秦滅虜



王遷秦王如邯鄲

王翦大破趙軍殺趙慈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怨者皆殺之王歸王翦屯

中山

注見以前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初趙王遷之母故倡也嬖于悼襄王王廢適子嘉而

立遷

遷素無行信護故用郭開誅李牧

遷既為秦虜嘉帥其宗數百

人奔代自立為代王趙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

軍上谷

燕郡括地志上谷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懷我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甲秦王二十楚王負芻元燕王喜二十八年燕太子使盜  
戊魏王假元齊王建三十八代王嘉元年

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

燕都今順天府大興縣

初丹嘗質于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于秦秦

王不禮焉丹怒亡歸欲報秦王

丹問其傳鞠武武請約諸侯媾向奴以圖

之丹以曠日彌久不能須也

秦將軍樊於期

周仲山甫封樊其後因以為氏得罪

亡之燕丹受而舍之

鞠武諫不聽

丹聞衛人荆軻

楚本曰荆其後

亦以為氏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

秦既舉趙勢必及燕即無荆軻之事燕之亡固可勉足而待世以挑兵構禍罪丹者過甚然鞠

此之言自是正  
河丹以其曠日  
加久而妄思行  
然徵幸固下策  
耳

謂曰丹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

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事見前

則善矣不可而刺

殺之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

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

音剛燕膏腴地今順天府涿州東  
南有督亢陂跨連新城固安二境

地圖以獻秦王丹

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私與於期謀於期

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其首又嘗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

水與火合為淬

之以試人

血濡縷

血出如絲縷

人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

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

使入秦

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易水上軻之客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就車而去

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

秦

陽色變軻顧笑舞陽為謝取圖奉之

圖窮而匕首見軻把秦王袖持匕

首搃

知鵠反擊也

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軻逐王左右以手

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

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徇秦王大

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

遂圍薊燕王走遼東

燕郡地在遼東故名

斬丹以獻於秦

其後荆軻

容高漸離以擊筑事秦王置鉛筑中扑秦王不中被誅

丙秦王二十二楚王負芻三燕王喜三十魏王假三齊王建四十代王嘉三年是歲魏亡

秦伐魏

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魏自文侯斯至王假凡九傳而為秦滅

秦王賁

王翦子賁音奔

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

禹貢錐指河溝即鴻溝亦

曰蒗蕩渠水經注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于是水出縣南而不

逕其北

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

三月城壞魏王請降

秦殺之而以魏地為郡縣

戊秦王二十四楚王負芻五燕王喜三十二  
寅齊王建四十二代王嘉五年是歲楚亡 秦滅楚虜

王負芻

楚自熊繹始封至負芻  
凡四十一傳而為秦滅

初秦王問於李信秦將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信

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

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蒙騫將二十萬

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秦縣故城在今陝西  
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已而李

信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楚屢為秦敗不  
振久矣必需六  
十萬始能制勝  
史家浮誇之辭  
耳兵在精不在  
多二十萬已難  
必其紀律之一  
勇銳之同況六

不頓舍大敗秦師信奔還秦王怒自詣頻陽謝翦強

起之使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親送至灞上

灞水在今陝西西安

府城東源出秦嶺合澧水北注于渭

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

何憂貧既行又使使者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

已甚矣翦曰王怛

與粗通

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

請田宅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翦至平輿

故城在今

河南汝寧府汝寧縣東南

楚人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

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

曰方投石超距

跳躍也

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

翦追擊大破之殺其將項燕

燕之先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楚師

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至是遂滅楚置楚郡

秦置楚郡治壽

春兼有淮南之地

已秦王二十五燕王喜三十三齊王建  
卅四十三代王嘉六年是歲燕代亡

秦滅燕虜王喜

滅代虜王嘉

燕自召公至王喜凡四十三傳而為秦滅

秦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還遂滅代虜王

嘉是年王翦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

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兩



浙之  
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典

謄錄監生臣周觀階